

雪·时光·爱情

草珠子

这一次,从雪说起,从漫天飞舞,纷纷扬扬的雪说起。寂寥的冬日,借它填补庸常,粘贴苟且,纠偏我大把落俗的时光。

北方人永远不了解南方人对雪的向往。我是地地道道的南方人,毫不隐晦地说南方人见到雪,就跟等一段爱情,有一种无缘无故的向往。

平生第一次见到雪,已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只记得下雪了,心情会变得格外爽朗、透明,还有莫名的兴奋,连狗也惊慌地又叫又咬,有的还疯狂奔跑好几天,直到雪化了才歇下来。

少年看雪在故乡,到了冬天,最期待的就是能下一场大雪,把山川、溪流、树木、房屋全染成白色。一夜之间世界变得晶莹剔透,就像童话里的一样。然后就可以尽情地玩,全然不顾衣物是否弄湿,手脚是否冻红生疮,家长是否叱骂。可是,在南方下这么大的雪很是难得,一般都是下几场小雪,路上是几乎见不到,有时雨加雪,有时只有远山的山头探出一点

白,冬天就算过去了。

青年爱雪在心头,那时的雪像极了爱情,我在《本草拾遗》里读到“雪,味甘、冷。”这便是爱情的滋味甜甜的。那时任性的我一整个冬天都在等着下雪,等着一场特别大的雪。然后不管山高路远也要去山顶踩雪、赏雪。

《湖心亭看雪》中,张岱笔下西湖冬天的景色: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与孥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看雪景。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在西湖看雪自是一大美事,西湖冬天的美在雪中自是另有一番风味。我自是极向往之。

薛宝钗有一道秘方叫冷香丸,采集雨水的雨、白露的露、霜降的霜、小雪的雪,把白牡丹花、白荷花、白芙蓉花、白梅花花蕊磨成粉,再掺了蜂蜜和白糖。做好的

药丸装入木盒,埋在花树根下。有雪,要用的时候才挖出来煎汤。

顾仲的吃法就没那么浪漫了,他拿来腌肉。缸里一层雪、一层盐。加了盐,雪便化成半缸水。取水一杓煮鲜肉,肉味如暴腌,肉色红,可爱,还带着一丝甘香。

而我只想煮一壶雪,煎一泡茶,燃一炷香,坐在窗前和所爱的人一起看大雪纷飞。只采梅花蕊上的雪,煮出来的水带花香,像是春天的味道。一家人围着温热的火锅,最好是红泥小火炉。有说有聊,喝着温热的家酿糯米酒,任窗外大雪纷飞。

人到中年,对许多事物已渐至淡然,平静的日子里如果一场大雪突至,倒增添了一份诗情画意。冬季有雪,就没有了寂寞。有时也在心里暗想:冬天要是有一个像雪一样的情人,陪我天真陪我犯傻,该有多好。去防洪堤上去看被雪封住的南明湖,去白云山看雾凇,去南明山雪中赏梅,雪于南方人,可遇不可求,都知道

她很美好,但不知道哪天落到自己头上,像极了爱情。

柳宗元倒觉得雪是最懂他的知己。他被贬永州时,身边找不到半个懂自己的人,他只好独自驾着小舟往山里走。一路下雪,风雪把闲言碎语隔断在身后,他最后把船停在鸟也找不到的江上,垂下鱼竿。

他早知道这样的天哪会有鱼,所以他说自己在钓雪。江无声,雪无言,人无语。但他不孤单,雪一点点敷在蓑衣斗笠上,像是知己上了船,轻轻把头倚在他肩上。

雪,在北方人眼中是习以为常,到了南方人心中却成了最美好的期待。

听说爱一个人爱到极致,就会有把对方吃掉的念头,这样就可以一刻都不分离。

我期待着2019年冬天的那场久别的雪。我想象着站在广袤的天空下,张开双臂,任大雪纷纷扬扬,仰头,张嘴,吃掉落入凡尘且落入我口中的雪。即使独自一人在雪中也不寂寞和孤独,反倒是一份洒脱和清静,净水空山,一切如初时那般美好。

写好“衣食住行”

四个字

刘一平

衣、食、住、行,关乎人们生活的四个字,几千年来,历朝历代,始终没有“写”出个样子来。新中国成立,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代接一代带领中国人民,踏踏实实,“一笔一划”“写”好这四个字,“写”出世界一流水平。

衣,解放初期,限于条件,沿袭“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传统习惯,有衣穿,穿不好,穿不暖。新衣服,也叫“出客衣”,基本上是逢年过节穿,出门做客穿。上山下地,全穿补丁。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每年就一套新单衣。衣服没有四季之分,夏天常常赤膊,冬天外穿单衣,内衣补丁加补丁。天十分冷时,母亲将爷爷(早已去世)穿过的补得面目全非(几乎找不到本色布)的夹衣、夹裤给我穿,我没有选择念头,保暖就好。冬天唯一的取暖器是庆元“三件宝”之一的“火笼当棉袄”。鞋,是母亲一针一线纳出来的千层布鞋,每年只有一双。下雨天将布鞋夹在腋下赤脚走路,哪怕是冬天。也许是穿得单薄,加上营养不良,每到冬天,满手是冻疮,双足掌周边全是裂口。

现如今,衣服全是新的,而且四季分明,款式多样。家用缝纫机早就退休了,不再穿补丁了。鞋也是五花八门,有棉鞋、凉鞋、春秋鞋、雨鞋等等。总之,爱怎么穿就怎么穿。儿时那句“衣服笑破不笑补”的话,如今过时了,有人故意穿破衣破裤,“破”已成为一种时尚。当然,今“破”非彼“破”。

衣服多了,穿的次数少了,新衣穿了三年还是新的。扔新衣服已成常态。小区的“旧衣物回收箱”似乎在说:穿衣不能浪费。

取暖,儿时是火笼,如今是空调。常用的房间以及为在外的儿孙备用的房间全装空调,共七台,不能再多了。

食,解放初期吃不饱。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因无化肥、农药,杂交稻,平均亩产不足400斤谷,除去税粮、爱国公粮,年人均口粮不足300斤谷,年年青黄不接。夏天到来,“瓜菜代”就开始了,土豆当饭吃,常常是连皮煮苋菜,南瓜、芋头搭稀饭。当年的餐桌上无荤菜,时令蔬菜也不多,主打菜是咸菜和干菜。改善生活是逢年过节的事。餐桌上不但素菜不多,甚至连烧菜用油也极少。看母亲烧菜下油,像滴眼药水那么小心,生怕滴多了;买肥肉当油,不像今天称它十斤八斤熬一锅备用,而是买一斤,切成一两大一块,用盐腌着,取其中一块,烧菜时擦擦锅底,锅底见油就收。庆元“三件宝”之一的“辣椒当油炒”就在我家。饭少、菜少、油少,总是吃不饱,每天不到开饭时间,就围着灶台看母亲烧菜,等饭吃。那时什么饭菜都好吃,从来无剩菜剩饭倒。

现如今,市场上食品副食品供应十分充足,政府三年两头给职工加薪,一家人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餐桌上荤菜、素菜丰富多样,荤菜天天不断。用油如用水,随心所欲。餐桌丰盛了,油水多了,饭量减少了。今天,人均每天三餐用米量不足半斤;餐桌丰盛了,剩菜剩饭倒的也多了。今天倒掉的油,比过去吃的还多。

吃好派生出来的,一是营养过剩。我身边五口,除孙子外,其余四人不同程度营养过剩;二是孙子们什么都有吃的,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东西好吃,吃饭要动员。

吃,我算是好到不能再好了,如果说还有潜力可挖的话,那就是:修改食谱,控制用量;荤素搭配,合理消费。

住。解放初,一家七口,住爷爷的爷爷盖的四间土木结构仓房,两层,面积不足80平方米。床是用四条腿的长凳(约1.2米),铺上7块杉木板(逢双不吉利)上面铺上6-7公分厚的稻草垫子,草垫两头卷起15公分左右高当枕头,再铺上草席。草席也是缝缝补补。被套是蓝粗布做的,当然也是补丁加补丁。棉是久未翻新的、板块式的。用不起蚊帐。

如今,我住的三层半砖混结构房屋,单门独户,占地面积173平方米,建筑面积约400平方。这已经是我本手第二次盖的房子了。我祖辈三代未盖过新房,我本手就盖了二次。

床,全是新款,连我俩老五十年前的雕花婚床也下岗了,床上用品也全是新款。环境卫生好了,蚊子不见了,蚊帐不用了。住,我满意了。

行,即出行。变化之大,如同乘直升飞机,一步登天。解放初期,庆元不通公路。全庆元人出行,全靠走路。现如今,省道、县道、县乡公路、乡村公路,遍布全县。铁路庆元段已贯通,全线通车指日可待。路好,车多,出门不是电动车即公交车,出远门乘班车,随时可以出发。大凡通公路的地方,连农民下地都骑车。走路或跑步的,大多是为锻炼身体。

当下,不是出行难,而是车多堵路和停车难,欲速而不达。出行之方便,无以复加。

生活,我感到十分幸福了,知足了。



舟横烟渚

雷宁摄

时间会说话

刘希

读小学时,我个子矮,又不爱运动,母亲担心我长不高,总是想方设法给我做好吃的,但收效甚微。后来,母亲听说跳绳能长高,于是给我做了一根细麻绳,让我每天坚持跳十分钟。我不信跳绳能长高,有时候不想跳,便偷懒,若被母亲发现,必定逼着我跳。跳十分钟就能长高?我撇嘴说我跳了一个月也没见长一厘米,她却耐心地告诉我:“坚持吧,时间会说话的。”有时候真心不想跳,她便想办法哄我:“跳吧,跳了给你煎蛋吃。”馋嘴的我,当然是极易上钩的。

就这样在母亲的威逼利诱下,我坚持了整整两年的跳绳,虽然一个月量身高没有什么变化,但半年一对比,差异还是蛮

明显。小学毕业那会儿,原本个子在班上倒数前十的我,被远远抛在二十名之外,身高有了一米五七。母亲笑得比我还开心,指着毕业照片说:“你看吧,我没说错,时间会说话吧,若不是坚持跳绳,你哪会长这么高?”

读初中时,我不喜欢英语,讨厌记单词。没怎么读书的母亲,却逼着我记单词。她不会读,也不会认,便将一张纸对折,让我左边抄上英语,右边便默写中文意思,或是左边抄中文意思,右边让我默写英语。每天记三个,我写完她帮我核对,发现不对立马让我抄写五遍。她对我说:“你每天记一点,记多了,就熟了。”每天记三个倒是简单,但我不信记三个就能考上好成

绩,母亲安慰我说:“时间会说话,不信,咱们期末考试上见效果。”

坚持每天记三个单词,反复地记,期末考试完发试卷,连老师都有些惊讶,我这个常常不及格的,竟然上了90分,我很得意,拿着试卷给母亲看,母亲更加得意:“我的办法有效吧。”有效,当然有效,我乐得合不拢嘴,开始对母亲刮目相看了。

可是后来,我毕业后找了一个异地的男友,母亲竭力反对,她说那孩子一看就不是过日子的人,让我们早点分手,我当时正处于热恋状态,哪里听得进母亲的话。母亲气愤地说:“你看着吧,时间会说话的,不听老人言,你会吃亏的。”一年后,男友爱上了别人,提出分手,我生气极了,

和他吵,和他闹。母亲知道后劝我放下,说她早说过他不适合我。

再后来,我又交了一个男友。男友长得帅气,但家境一般。我有些犹豫,母亲这时却说:“这孩子我看着不错。两个人努力奋斗,会过上好日子。”他好不好,时间会说话的。”和男友结婚十多年,我们恩爱如初,两个人一起努力,有了房子,有了车子,还有了些存款。母亲看到我们生活幸福,眉眼间都是笑意:“我没说错吧,时间会说话的。”

时间会说话的,时间会告诉你,你在哪里用过功,哪里就会有进步;时间会告诉你,哪些人只是生命里的过客,哪些人才是你最该珍惜的人;时间会告诉你,努力奋斗的人生,才是最美的人生。

写给外婆

周孟

好听?外婆叫叶礼香,我私底下就觉得应该是“夜来香”,就像歌里唱的“拥抱着花一般的梦”。后来几经证实,结果令我失望,外婆真的就是一般农村人家的女孩子。那么她为什么这么特别呢?我想着,也许是因为长久地住在城里,所以她既有农村老太太的巧手能干,又有大家闺秀的沉稳大方。后来才知道,没上过一天学堂的外婆,嫁了外公这个教书先生后,努力学习,居然教了好几年的书,还差一点就当了县总工会的干部。这就难怪了。

外婆手巧。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她带着我和弟弟在路边拔了大把狗尾巴草,轻轻抖掉上面的草籽和灰尘,挑拣了合适的长度和大小,将草茎左绕一下,右绕一下,来来回回几次,一只毛茸茸的小狗就做成了。那小狗没有眼睛,可是看着就招人喜欢,因为挑拣的狗尾巴草都是颜色偏黄,毛蓬松的,做成的小狗身子就胖乎乎,一副憨态可掬的样子。用狗尾巴草做小狗这件事,我只能做到挑拣这一步,真正的操作试过很多次,总以失败告终。后来,直到外婆离开后,许多次在路边看到狗尾巴草我都想再试试,可是捏着一把狗尾巴草的我,只记得外婆一边用指甲掐掉多余的草茎,一边含笑说“尾巴要细一点才好看”……

外婆喜欢折纸。她老把一张张卫生纸折得四四方方,然后几张一叠地放整齐,好好地放进口袋里。但是她折得最好的不是这个。小时候我们这些孩子玩具少,外婆的巧手教会了我叠“东南西北”——一种纸折的玩具,要把两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放进折好的四个尖尖的指套里,外面写上东南西北,里面写上诸如“唱歌”“背诗”之类,抽到了就要进行相应的表演。这种玩法流传很广,外婆说没什么稀奇的,她还可以在这个形状基础之上,继续折出桌子、椅子、糊猴、小船等等物件,并且每个物件之间是连续的,折完这一个物件,再折几下就能出现下一个物件。一张纸千变万化,令人惊叹。纸在外婆的手上是有生命的,叠了桌子椅子,她会摆成一整套;叠个糊猴,她会说:“这糊猴站着的,背勾起来的呢!”然后我把糊猴往椅子上放,她笑了起来:“喂,糊猴坐着哇!”我也跟着得意起来。

我一直笨手笨脚的,从小就不算聪明伶俐。编草也好,折纸也罢,我总学不好,外婆的谜语我也老答不出来,可是觉得特别有趣,所以我老记得。虽然次数非常少,但是我也曾在外婆怀里被哄着睡着过。为了哄我睡觉,外婆的故事一个接一个。

我听着外婆用碧湖话给我讲故事,眼睛盯着大姨家客厅的灯透过门上面的玻璃窗在天花板上照出一个椭圆形的光圈,明明关了,又舍不得睡着。“好了好了,最后再讲一个。”“一座山上两个洞,两条白蛇动啊动。”我皱着眉头冥思苦想,最终得出结论:太难了!于是闹着向外婆要答案。外婆笑了起来,拿食指在我的鼻尖上轻轻刮了一下,掩不住的笑意都在发丝上打着颤,挠得我脸上痒痒的,也咯咯笑起来,撒娇着催外婆揭开谜底。“鼻涕哇!”见我这样外婆止住笑说,“鼻涕不是两个鼻孔啊,冻着了,感冒流鼻涕,可不就是两条‘白蛇’在动嘛!”然后祖孙俩就都大笑起来。

后来是怎么睡着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那个谜语和那天的外婆怀里的温暖,却忘不了。2016年9月的一天,外婆躺在病床上,眼睛没有睁开,但是我觉得她能听见,我蹲在她耳边对她说:“外婆,我给你猜个谜语啊,一座山上两个洞,两条白蛇动啊动……”

外婆出殡那天,太阳很亮,天很蓝,蓝蓝的天空上却有个月亮。我走在送行的队伍里,第一个看见,我就知道是你,外婆。夜来香开在晚上,却变成白日里的月亮,只为看看地上的人——外婆,你总是疼爱我这个最小的外孙女。